

然犀錄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然

冷 風 校
猛 盒 老 人 編

犀

錄

冊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一

世間言語雖繁三類盡之矣。一例言飢曰當食渴曰當飲孔子釋迦是也。下至賢人哲士之言論專家之學說亦庶幾近之焉。二嚙言嚙言者猶夢嚙也。飢曰不必食渴曰不必飲甚則曰飢當食渴當飲。鳩若醉人童子瞽者駢癡狂疾庸醫鄭人之薪者秦人逢氏之子其小焉者也。三費言飢不可以爲食渴不可以爲飲。然有相悅於飢渴之外者。勞者歌其情憂者宣其鬱。閒放無聊者遣其意。一切綺靡冶宕閒適瑣屑詼諧誕漫不急之言。若屈原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以及王實甫施耐庵蒲留仙曹雪芹其尤著者也。孔佛出世不可以輕爲例言爲例言不得則或墮於嚙言爲嚙言者可以驚世俗可以取富貴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國亡天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欲爲例言則有所不能欲爲嚙言則有所不敢則亦有費言而已矣。然犀錄者亦費言之一種其中言鬼者十之九言狐言怪言夢者十之一。翔實過聊齋志異雅馴過新齊諧敦厚少譏諢過

閱微草堂筆記。作者自娛。且以娛夫天下之有所不能有所不敢而甘爲費言。與夫篤嗜費言者也。蒼虬閣主人序

序二

猛庵先生作然犀錄。將付刊。屬余爲序。余不知鬼神之理。然藉聞古人之言矣。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墨子明鬼篇。引杜伯勾芒子儀。詬觀辜王里國中里微之事。又引周商夏書之辭。以證其實。有不可誣也。王充云。物死不爲鬼。人死亦然。此不知物之鬼。陋矣。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土有賁羊。火有宋無忌。門之鬼野。井之鬼觀。舊宅之鬼揮文。故牧敝池之鬼髡頓。杖處於廁。忌游於道。光伏於邱墓之間。至於鳥獸草木蟲魚潛息飛行停植之屬。莫不有鬼。其名甚繁。安云無之也。鬼之中。大抵狀貌可畏者有吉。可喜者多凶。紫衣朱冠。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蛾眉曼睩。含睇宜笑。蛟妾之類。見之者殞身亡國。耗矣。或曰。以雌蠱人。吮人精血。狐長於鬼。先生述鬼。窮形盡態。並及於狐。數年以來。

京師無狐。以有纂之者也。蓋其以雌蠱之術勝於狐者衆矣。然則鬼之技術。其更何足論耶。或曰。先生是書。其有寓意而作耶。先生曰。否不然。吾之所述。皆實事也。有姓有名。有族有里。有官有爵。顧不可信乎。余最喜聞先生談鬼。每陰風細雨。燈色慘綠。毛髮森禁。或使人啞然失笑。蓋能傳鬼狐之情狀者。莫過於先生矣。今余讀先生是書。益歎今之世。不復見委蛇之狀。而徒聞元龜蛟妾之類。是真有以雌蠱之術進者。可不懼哉。冷汰序

自序

國朝記異之書。烜赫者三家。蒲氏聊齋志異。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袁氏新齊諧是已。蒲氏意主爲文。故事實多虛構。紀氏意在明理。故曲折弗盡詳。惟袁氏除寓言三五則外。類皆據事直書。覲縷詳盡。吾書竊取其義。不欲摹搜神異苑之簡古。致觀者不詳。亦不敢似周秦行記東陽夜怪之荒唐。使聞者弗信。本無意爲文。故榛楛勿剪。務使覽者知鬼神之情狀而已。近聞西士頗有爲鬼學者。或

然犀錄 自序

有好事者。譯吾書而傳之於彼者乎。亮翁識。

然犀錄目次

卷上

景母顯魂

賈相國夫人遇鬼

俞子襄學使爲河南城隍神

狐女着高底鞵

陰間以冬爲夏

夢中看榜奇驗

夢琵琶案

僵屍喫雞卵

鬼役現形

鬼燈有夜明珠三字

飛天夜叉

空屋幻象

受鬼批頰成掌形

芻靈自走

回煞現形

古桑爲大犬

孫文恪奇夢

(附 邵文端夢)

女鬼讀杜詩

四川東鄉案

官文恭爲直隸城隍神

狐女黝理學被投入江

陝州土穴怪

涇縣署妖

鬼現形求葬

鈕荔生再生

鬼迷車入河

魘鬼

趙果齋說鬼三事

主夜神二則

鬼冒城隍差役索詐

僵屍噉死人木佛大笑

人面蜘蛛

狐學桐城派古文

王建侯見文昌神

冤鬼驅客避禍

王元死後開餅肆

小鬼捧火盜於頂

生魂以炤口爲戲劇

鬼救兒

凶宅

冤鬼索命城隍隔省提人對質

乳爲青頭孃子

缺唇鬼索酒

黃學士見鬼

大老妖

鬼球

屍哭

太歲

卷中

肅順伏誅後降乩

端華顯靈

乩仙

湖州史案因果

鬼藏袴

葉縣店中女鬼

鬼索債操山西語

清河冤鬼

忠魂戲嬰

烟鬼以膿血作膏強人吸

烟鬼無下頰

夢遊

樊少溶夢遊

河南撫署瑣記二則

碧雞神

狐女贈香囊

曾文正公前身爲神蟒

彭剛直公降妖

王中丞

淫魔幻象

扁鵲治癰

病瘡二則

狐餽饅首重二十斤

雷擊二則

雷公

紙灰鬼

屍被剜眼自言有難

李孝廉兩遇鬼

書房鬼笑

鬼作葉子戲

大鬼

狽

外國異事三則

老吊爺

縊鬼

疫鬼簿

倉神

鷹嘴村土妖

鬼赴燄口現形

神救人不貴人

土神畏通判

王建侯妾

濟南學署狐

朱昇遇鬼

冬張店鬼

鬼索茶

鬼看新婦

棺中人語

走屍爲電氣所成

生人受祭

芻靈夜語

銀化小兒重六百七十二兩

尙方伯目能視鬼

陰間當差亦須奏調

湯文端公丙舍鬼

姚家花園怪

靈公神異

唐令顯魂

黑眚

虎倂

蝦蟆含冰

鬼饅頭

蜈蚣

魍魎

王坦

肉芝

爲鬼批頰

開封府城隍報事靈童爲鄒四爺

黃鶴樓爲歸德火神所燒

風吹飯甑

鬼以人氣爲滋養品

鬼然紙撚爲戲

王家營店中鬼

鬼役

鬼鋸梳

鬼冒葛長生

鬼鳴冤頃刻破案

回煞二則

鬼召妓

狎妓遇鬼

鬼妓侑酒

我是鬼

鬼戲

鬼妒

卷下

太常仙蝶

耶律德光鬼吟詩

遼時古墓

高麗鬼

鬼詩

鬼謠

兔妖

騾怪

生魂

生魂二則

百丈山魃

鬼爭坐位

許家貨

蛇報冤

鬼兄妹

柳樹精

木生手掌

夜叉

陳冠生殿撰顯魂

李子錚太史遇鬼

吳生奇遇

紫霞真人

趙顛子

嚼瓷道人

劍俠

勞山碧毛人爲苻堅小將

祁子壽遇青主先生

離魂

兩頭蛇

蝎虎怪

大面

髮蠱

借屍還魂

鬼刀

夢易名中式

鬼媪攪兒

極樂洞

楊國春遇亡姨

鬼破妖術

銅鼓爲妖

靈鬼

大頭鬼

異夢記

陰差扇火

水府

甯遠州署木魅

鬼畏正氣歌

老嫗顯魂

催眠術

障眼法

裘文達公爲燕子磯水神

叢祠人首

唐聽泉入冥

海夜叉

鼯鼠

尹侍御大街追鬼

毛給事小廟趕神

菜市口三則

王覺一二則

王竺僧再生

竹生花

顏良首級

劉太史奇夢

然犀錄卷上

景母顯魂

祥符景春洲大令。官直隸廣宗縣。其母夫人年八十餘。素健。以食芋過飽而病。病中惟以二女爲念。其女均嫁大梁。急遣人往接。至則已殮四日矣。綿悽中猶呼二女小字不置云。縣署素宏闊。上房五楹。其母夫人向居東頭之外室。二女來則居裏室。樞殯於堂。春洲於西頭外室。依板壁下寢苦焉。裏室則其少妾攜幼子居之。東廂貯雜物。西廂以居家丁之值宿者。二女初到之夕。哭奠畢。各歸房寢矣。時方九月。夜近三鼓。風雨交作。落葉擊窗。紙颯颯然。與壁上遺挂紙錢窸窣聲相應。春洲心悽動不成寐。隱隱聞哭母聲。知二女猶未寢也。時風雨聲益急。突聞樞有聲甚厲。春洲心大疑。忽又聞大聲砰然似棺蓋已錯開者。繼以捲畫軸聲。又聞似重物墜地聲。似屍已出棺履地矣。春洲大駭。忍咽默聽。冀其

非是。旋聞指甲拂壁。索索然。履聲橐橐然。行至西室門外。稍停。又橐橐徑。柩前而東。約至東室外間。卽聞房門。劃然而開。春洲默聽。旣久。心大震。不能復忍。卽大呼。二妹睡。未房門。關乎須小心。恐老母顯靈也。二女時正當戶對坐。思母啜泣。聞外室門開。固已駭怪。旣聞兄呼。則大驚。相率避於床上。甫牽下半帷。突見房門驟啟。屍冠帔。赫然而入。面已腐敗。青紫斑駁。目突出如雞卵。兩手向前作攫拏勢。直向二女榻前。二女驚欲死。卽大號曰。老太太走屍矣。兄速救我。春洲聞。二女內室門啟。知有奇變。駭極陰喝。聞二女大號。立暈絕。其少妾在內室。亦具聞之。而瑟縮被底。不敢動。二女榻旁。先有一嫗。伴宿。夢中聞聲。驚醒。睜目適見屍立床前。亦駭極。欲呼救而不能成聲。但見屍以手攫帷。帷軟驟不可開。屍怒。攫帷而口嚙之。涎垂如縷。二女仍大聲呼救。不輟。俄西廂家丁有出而便旋者。聞呼救聲。知上房有變。卽呼衆起。初以爲火也。至上房。則燈火盡熄。但聞東室呼救。不辨何語。推門。門內扃。不可開。卽啓窗而入。初燈光慘綠。如豆。人入驟

明而了。無所覩。惟室中屍臭觸鼻不可聞。二女力竭聲嘶。見人齊集。始出。備道所見。證以嫗言屍狀亦同。急往西室。以薑湯灌救春洲。良久始甦。詳述所聞。與二女所見亦相符合。衆大駭怪。細察棺蓋。仍完好無少隙。內外門亦堅扁如故。惟帳已破裂。並有齒痕。榻前涎沫升許。仍臭不可近云。此事甚奇。以爲走屍而無形。謂是幻象而有跡。蓋不可解。或謂其母思女而死。鬱久而一決。故騫然現形。直入女室。其理如磁之引鍼。一氣相感故也。然歷觀傳記。及稗史所載。鬼之來去。略飄忽無蹤跡。此獨幻作諸形聲。以駭所愛。何哉。或謂他怪假形以求逞。理或近是。觀其時已深秋。殮甫三日。而屍已腐敗。面目可畏。乃爾。知其非眞屍矣。惟聞棺蓋錯開時。似有捲畫軸聲。亦不可解。或如蒲留仙所記畫皮事乎。

賈相國夫人遇鬼

黃縣賈相國夫人祝氏。老而勤儉。凡相國衣履。必手製。相國亦非夫人所製。不御也。所居丞相胡同。上房後別一院落。有古榆一株。蔭可蔽畝。樹下小室一楹。

甚幽潔。夫人於夏日恆針黹其中。薄暮始返以爲常。一日工畢欲歸矣。忽見樹下立一婦人。藍帔青裙。年可四十餘。面色枯黃。口哆目瞪。神情可怖。夫人訝非素識。詫問誰何。不應亦不去。大駭而奔。婦卽追躡其後。夫人且行且呼救。至上房窗下。相國適在窗內坐。聞夫人呼聲。疑其非常。隨見一婦追夫人甚急。乃厲聲叱之。婦應聲而滅。始知其非人也。夫人入室而倒。救之始甦。自是閉後院門加鍵焉。何物妖嫗。敢於白晝弄相國夫人。亦奇矣。

俞子襄學使爲河南城隍神

雲南馬伯藥大令。年六十餘。需次大梁。謹飭誠篤。古君子也。一日自考城旋省。出東門。天甫破曉。見道旁一媪。攜一女。年可十七八。雖荆釵布裙。而娟好無匹。馬覩之心動。陰念如此麗質。將來配田舍郎。亦大可惜。倘爲我小妻。足娛老矣。已而車行漸遠。遂不見。抵暮至家。行裝甫卸。一老僕趨進。囁嚅言曰。一婦人攜一女來云。主人曾面訂其女爲妾。今送至矣。馬大笑曰。我顛毛種種。詎有是

事。當是比鄰有買妾者。致誤認。可善遣之。老僕甫出。而門外有爭辨聲。甚謹。老僕復入云。渠謂主人在考城所訂。決不誤。謝之不去。願見主人。馬盛氣而出。既見大駭。蓋卽車中所見婦若女也。心知非人。而不敢斥言。卽曰。車中一盼。曾未媒訂。何言買妾。媼得毋誤乎。婦曰。公旣心愛吾女。吾女亦願侍箕帚。此良緣也。何待媒訂。請急備青廬。待觀成禮。吾卽去矣。馬知妖孽不可理喻。姑爲緩計。卽答曰。卽云納妾。亦不可草草。請示居址。待辦衣飾。往迓何如。婦曰。居址卽不必言。姑俟三日。吾送女來可也。語畢。卽攜女去。馬密囑健僕尾其後。已而隨至通衢人多處。轉瞬卽不見云。馬愈愁蹙。夜坐外室。窮思無計。時約三鼓。忽見面前地板掀動。欵一人自地下出。青袿纓冠。如僕隸飾。驟見大驚。細審之。乃亡僕劉安也。馬歎曰。屢爲鬼黶。吾其死矣。劉趨前打踰。卽請安子不語作打踰垂手對曰。奴爲救主人禍事來。非禍主人者。馬曰。何如。鬼曰。奴死後。卽在城隍處服役。聞鬼卒云。今夜過主人門前。見妖化爲女。主人欲備小星。主人素正直。何至有此事。凡妖。

化人形。人不能識。鬼則識之。主人幸勿惑溺。以妖爲人。謂鬼爲妄也。馬曰。吾正爲此愁。欲死。願安所逃乎。鬼曰。主人素與城隍神善。試作書求之。奴爲持去。幸得請。卽無事矣。馬曰。吾安與城隍神善。鬼曰。神非他。俞公子襄諱長贊。曾任河南學使者也。非主人老友乎。馬大喜。卽作書授之。鬼不能接。教馬卽燈上燒之。燒之而書在鬼手。遺一角未爇。盡卽書亦缺一角。更取燒之。成完書矣。鬼臨去曰。明晚仍坐此。當復命。卽驀然入地去。馬大異之。明夜盡遣家人去。約屆三鼓。鬼又從地出。賀曰。城隍得書大怒云。此山右老狐。自山左來。居西門樓上。敢白晝黷正人。此神之責也。已飭鬼役押赴原籍管束。可無慮其擾矣。城隍念與主人契闊久。思一見。明日日中當來。但供以香茗。更以寓錢及醃粥潑門外。以犒從者足矣。馬慮招物議。鬼曰。但主人見之。他人無覩也。言畢而去。明日如鬼教。候至午。果見劉安持命刺來謁。馬肅衣冠迎至門外。見儀從顯赫如王者。俞下輿升堂。執手道故。如平生歡。家人但見馬跪拜遜坐。如與人周旋。應答狀。不見

一人也。有頃送客出。揖諸門外。又似有謝犒者。馬領之。已而呼其子曰。俞公憫我老。補缺無期。此後六年。當爲我於陰司覓一噉飯地。無苦也。當時予聞此事。以爲妄。旣由閩復至汴。而大令已卒。屈指計之。正六年。其子伯瞻司馬。嘗爲余道之。每至城隍廟行香。必爲其父焚楮爲禮云。

近見皖人謝壽。所著新異叢錄。記此事大致相似。而舛誤甚多。蓋傳聞之訛也。

狐女着高底鞋

予友楊少愚大令。少日隨其父官興安府。一日薄暮。偕其友白姓。散步郊外。見二女子。嘻笑而來。一肥一瘦。並妖麗動人。二女旣過。楊笑謂白曰。二美。君胡愛白。曰。吾取燕瘦。楊曰。吾愛環肥。惜繡屨不加高底。否則當益較瘦。削所謂一着重臺。更可憐也。當二人評泊時。二女亦迴顧相耳語。肥者更對楊流盼。若知其語之爲己者。白戲楊曰。兩心相悅。無待琴挑。會見有夜奔相如者。請歸衙齋靜。

俟可也。因相與大笑而歸。時楊猶未娶。獨宿齋閣。值盛暑。納涼於庭。夜深歸寢。而僕他出未歸。乃倚籐榻假寐以待。甫交睫。忽聞戶外屨聲。閣似出。纖足心念此時。內室侍婢已睡。何得有女子來。既入視之。則所愛之肥美人也。楊大驚喜。遽擁於懷。問孰姓氏。何里居。重垣深鎖。焉所從來。皆不答。但躡一足而笑。視之。則已易重臺矣。楊知其非人。而惑其妖媚。遂與綢繆。乃甫一交接。覺下體如受吸吮。精瀉如注。更無休止。大驚欲逃。而女擁抱甚力。久之。體倦頭暈。不可復支。正危急間。又聞戶外屨聲。女聞之。釋榻驟起。抱衣袴入僕所居後室去。楊以爲必僕歸矣。已而視之。非僕也。乃一美少年。衣輕縠冠小冠。拖紅穗尺有咫。手牙骨摺疊扇。睨楊微笑。楊時已臥榻上。不能動。少年以扇擊楊額曰。君不要命乎。亦歛然入後室去。俄而僕歸。視楊狀大疑。扶榻上牀臥。問其病所從得。不肯言。已而僕入後室臥。楊念僕見室有二人。必大駭怪。而僕入室後。殊無動靜。楊問僕室中何所見。僕答言無。楊大怪之。竟不知二人何從去也。楊自是憊不能

起。腰以下不仁者。三月餘始愈。此與前記馬君遇狐事相似。可見邪念一動。鬼神卽知之而乘之。微乎哉。亦危乎哉。著之以爲世戒。

陰間以冬爲夏

深州李蔭南太守。爲秀才時。讀書於外家。臘月十六日。將散學歸矣。前一夕。夢兩役來。立床前曰。起起。奉官命。約君一見。李愕然曰。吾有罪被控逮乎。二役曰。無。李曰。然則吾未嘗以姓字入官府。役曰。官慕秀才名。來相請。那得不往。李見二役皆衣夏衣。便覺時若盛暑。卽披葛衫。並攜錢五百以行。出門見赤日。當天炎曦正赫。二役前導。所行路皆非素識者。久之入城。至一衙署。氣象森嚴。不類州署。李徘徊不敢入。役促之行。當中甬道約長里許。兩傍廊屋若比櫛。每屋上豎一木牌。上署某州縣名。行次。役曰。秀才持刺來。未。李曰。未也。役指曰。可。丐此房吏書之。李視其牌。深州也。乃啓簾而入。屋中文書充棟。一白鬚叟方據案治官書。見李來。卸眼鏡讓坐。李以乞書手版請之。叟卽於案頭取一手版。復御眼。

鏡曰。君欲何書。李曰。但書生員李棠四字足矣。叟笑曰。吾眼昏手顫。不能細書。既是茂才。請自書之。何如。李書訖。出付役。役曰。其室有香炷。試求之。大有用處。李復入。未言。叟即取架上香。貯滿一銅盤。與之。笑曰。吾固知君需此物也。李復與二役持之。即以所攜錢置銅盤中。酬其值而行。迤邐至大堂東偏一室。役曰。姑於此少坐。吾爲通謁。俄內傳擊鼓。官升堂矣。李陰念無罪。奈何。堂見我。旋見一珊瑚冠者。升堂坐。捉刀侍者約二三十輩。傳呼囚進。即見四囚。銀鐐入一藍頂者。隨入。四囚至堂上。伏地無語。惟藍頂者直立。與官相問答。但見唇吻翕闔。了不聞作何語。俄見藍頂者免冠謝。旋與四囚俱出。官亦退堂。李方狐疑。二役來曰。事畢可歸矣。李曰。吾未見官。那得便去。役曰。頃案待君面質。故請君來。既已。目擊即可了結。何必更見官。邪。李怒曰。盛暑跋涉而來。至此乃不得一見。且案係何事。吾了不知何言。面質必見官。問之。役曰。日已下春。再俄延。城閉不得歸矣。李視日果已西下。念無宿處。即曰。來路都不記憶。必汝輩仍送我歸。役有

難。色。強。之。始。首。肯。相。視。笑。曰。秀。才。固。難。纏。者。顧。前。所。行。殊。迴。遠。今。當。以。間。道。歸。耳。卽。引。李。穿。署。旁。夾。道。而。過。未。幾。至。一。門。役。叩。之。呀。然。而。開。陰。風。颯。颯。從。中。出。李。懼。欲。還。二。役。擁。之。入。但。見。冷。霧。瀰。漫。不。見。天。日。久。之。始。辨。彌。望。里。許。皆。斷。頭。缺。足。之。人。腥。穢。之。氣。刺。鼻。見。李。來。環。跪。張。手。作。乞。物。狀。李。悔。錢。已。盡。與。房。吏。假。之。二。役。役。曰。勿。庸。卽。敲。火。爇。香。四。散。擲。之。衆。爭。往。拾。取。始。得。前。進。約。十。數。武。衆。環。跪。如。前。復。爇。香。擲。之。如。是。者。三。四。香。已。垂。罄。乃。斷。一。香。爲。數。節。擲。之。始。克。濟。前。至。一。門。恰。餘。香。一。枝。役。曰。此。香。君。自。執。之。役。前。叩。門。甫。啓。半。扉。突。見。一。人。踰。而。入。李。視。之。乃。族。祖。某。因。其。蠢。若。村。嫗。俗。呼。之。爲。糊。塗。娘。們。者。也。李。大。驚。卽。呼。曰。此。非。善。地。爺。來。何。爲。速。隨。我。歸。矣。某。囁。嚅。語。不。可。辨。二。役。止。之。曰。渠。自。有。事。何。得。阻。之。未。幾。至。外。家。役。笑。曰。此。行。未。領。秀。才。一。杯。水。李。卽。邀。入。吃。茶。方。遜。讓。間。一。役。猛。自。後。推。之。曰。君。可。入。矣。遽。然。而。覺。已。汗。透。重。衾。矣。起。視。月。光。恰。已。西。落。如。夢。中。見。日。狀。也。晨。起。歸。家。已。忘。之。矣。是。日。值。門。外。有。集。李。方。坐。老。柳。下。

觀市物者。一戚某止之曰。君勿坐。此昨晚糊塗娘們以賣菜來坐此。遽死。今未殮也。李大驚。始緬述所夢。聞者奇之。李云。彼與夢中所見藍頂者。似曾相識。而不記是何人何事。豈前生事耶。

夢中看榜奇驗

黃縣趙梅卿太史夫人李氏。小湘中丞女也。光緒乙亥秋。趙應順天試。甫出闈。夫人病劇。恍惚中至一廳事。一叟踉蹌來曰。夫人來此。案可了矣。夫人問是何案。而叟已匆匆去。忽見案上有紅紙一卷。便取觀之。乃是科題名錄也。趙名在焉。乃記其名次。方訝榜尙未出。那得便有題名。俄而叟來。見夫人展卷。似不懌曰。夫人識字乎。夫人領之。叟指趙名曰。此爲誰。夫人曰。吾夫也。叟卽至外室。又取一黃紙卷來。視之。則丙子春闈題名錄也。亦列趙名。叟復謂夫人曰。夫人旣識字。識此名乎。夫人曰。此仍吾夫也。那得不識。叟詫曰。夫人果識字。虞有洩漏。不可觀矣。頃復持茗一甌來。云此案人證未齊。夫人且返。須以十月來矣。夫人

夢覺。泣謂趙曰。吾不起矣。猶見君爲舉人。不得見君成進士矣。因緬述其夢。趙以妖夢無憑慰之。及榜發。趙果中。特名次差二十名。趙曰。夢果妄。夫人病亦漸愈。私幸其夢無驗。及謁座主。始知本中在前。放榜時。以微疵移下二十名。趙心憂之而未敢言。夫人十月病又發。竟死。明年趙聯捷。名次與夢無異云。此事甚奇而確。趙君屢爲人言之。信科名之有前定。然人間尙未放榜。而陰司已知之。豈亦如人間之咨行各省乎。然則名次差誤。又將行文更正乎。此叟旣虞漏洩。而必一再示之。其意何居。是尤不可解矣。

夢琵琶案

余王氏姑。歸寧先大夫東河督署。嘗夢一嫗來云。一案須夫人面質。已以輿來。請卽往。姑不覺隨之出。自視已冠帔坐輿中矣。俄至一署甚宏闊。嫗扶下輿。導至一便坐。曰。吾視此案斷未。請坐此少待。已而久去不來。忽聞牆外有琵琶聲。間以女子啼聲。姑獨坐無聊。卽尋聲而往。至一院落。假山竹樹。境頗幽寂。南向。

一室戶外坐一紅衣女郎。手琵琶。且彈且泣。音節哀怨。悽動心脾。問其姓字。有何冤苦。不答而泣益甚。乃憫憫而歸。俄而嫗出曰。此案殊無了期。夫人且歸。候再請可也。姑問是何案不了。嫗笑曰。聞琵琶聲乎。卽此是也。再問笑而不答。遂出。仍導輿以行。出署約里許。忽道旁擁出貧女數十人。環跪乞錢。輿不得進。嫗謂衆曰。夫人未將錢來。人賞百錢。向我索可也。衆叩頭散去。既至署。嫗送至榻前。視安臥始去。晨起憶之。歷歷乃焚寓錢償之。此光緒辛巳事。又八年而姑卒。不知此嫗又來否。觀此知佛氏所謂地獄。信而有徵。特前生事。已不記憶。而使今生質之何也。亦間有能記三生者。抑又何耶。

僵屍喫雞卵

舞陽一役卒。赴汴公幹。行至某處。日暮雲陰。而距村尙遠。苦無避雨處。遙見道左二三里許。林木陰翳。似有人家。急往投宿。既至。乃一破寺。山門扁鎖。扣之無應者。視圍垣有缺處。乃踰而入。殿庭蓬蒿沒踝。似久無人居。大殿在藏經閣下。

暗。黑。不。見。天。光。象。設。多。壞。缺。青。苔。徧。地。上。侵。佛。榻。斑。駁。如。錢。顧。視。無。可。憩。息。處。
欲。登。閣。而。梯。已。敝。傾。不。敢。涉。足。出。視。東。廂。前。楹。半。頽。厝。棺。三。一。已。失。其。前。和。露。
人。髮。如。蓬。西。廂。稍。完。敞。几。一。及。缺。足。牀。設。焉。知。是。故。闍。黎。居。也。卒。倦。甚。姑。展。襪。
臥。久。之。雨。大。至。飢。火。中。燒。不。可。復。忍。忽。見。東。廂。厝。棺。後。有。炊。烟。縷。起。且。喜。且。疑。
趨。視。之。則。薪。蒸。積。焉。灰。燼。猶。燃。撥。之。得。雞。卵。七。已。煨。熟。可。食。大。喜。持。歸。甫。食。其。
四。突。聞。閣。梯。橐。橐。有。聲。自。上。而。下。俄。見。一。人。自。殿。中。出。高。逾。常。人。麻。衣。草。屨。儼。
然。向。東。廂。去。大。訝。疑。其。非。人。急。捲。襪。欲。逃。其。人。覓。雞。卵。不。得。仰。首。四。顧。面。白。如。
牆。兩。眼。滴。血。齒。巉。巉。外。露。被。髮。及。肩。見。卒。大。號。聲。如。老。梟。卒。大。驚。攜。襪。而。奔。怪。
急。逐。之。甫。踰。斷。垣。怪。已。追。及。卒。駭。極。欲。死。忽。見。前。立。一。人。高。逾。二。丈。出。巨。手。攫。
卒。置。胯。下。卒。卽。暈。絕。時。甫。初。更。有。行。路。者。救。之。而。甦。卒。乃。具。道。所。遇。後。詢。知。寺。
爲。觀。音。閣。有。僵。屍。據。之。數。攫。殺。人。無。敢。居。者。故。久。無。香。火。惟。不。知。大。人。何。怪。或。
謂。觀。音。變。相。理。或。然。與。

鬼役現形

余友徐君厚大令。官內江縣時。偶乘輿出城。行至一山。遙見兩旋風高丈許。隔嶺相逐而來。輿行稍速。至山角轉灣處。適與旋風相觸。風沙陡落於地。中有兩鬼。如差役狀。一執籤。一荷黃袱。汗下如雨。見人不驚。君厚大駭。欲呼輿趨避。而山徑逼窄難行。姑立觀其變。旋見二鬼以袖拂地。而轉風隨袖起。沙逐風旋。如紗籠然。由薄而厚。漸不見形。仍作兩旋風蓬蓬向後去。君厚每詫人云。吾知鬼神之情狀。蓋謂是事云。

鬼燈有夜明珠三字

余戚王建侯說其年十四五時。叔某嗜食牛。距所居二里許。山下一屠製五香牛肉最著名。時官禁甚嚴。必夜深人靜時始敢出售。一夜某又往購。建侯攜器隨行。至則已逾三更半。恰售罄。僅得汁澆而歸。行至山脚。忽冷風一陣。吹所攜燈滅。正苦山路犖确難行。適見十餘武外。一燈閃爍有光。急趨就之。相距數尺。

見燈上有夜明珠三字。以爲必村人之夜行者。便大呼索火。聲甫脫口。忽見前燈激若流星。倏至天半。大駭而倒。某急扶之。踉蹌而歸。既至家門。猶見慘綠一點。搖搖空際。呼家人起。盡見之。相與怪詫而已。

飛天夜叉

先大夫於光緒十三年冬。奉署理河督之命。舊僕惠升。自大梁接至河北。行至封邱驛。夜已二鼓。稍憩。呼驛卒導馬以行。至一柏林前。忽見林中火發。光如白晝。方共疑訝。旋見兩火毬自林中出。大如栲栳。圓轉不休。光中端坐一女。貌甚都麗。着黃帔青裙。金環高髻。以紅繩結髮。歷歷可見。距地約三尺餘。緩緩掠馬西去。見人初不驚訝。如未見者。馬大驚。潰沫欲馳。急下馬伏地。候去遠。乃敢起。有後來者。亦見光曜。但未見女耳。迄不知其何怪。有謂是飛天夜叉者。亦無據。或謂柏林中。或是女所葬處。當是貞魂烈魄所爲。理或然歟。

空屋幻象

河南孟縣署。上房西偏有小圃。北向一室。久無人居。余友鄒君金生宰是縣時。其女歸甯。乃掃除置榻焉。初到之夕。晚飯後已近三更。一嫗持燭導以歸寢。二婢隨之。甫啓簾。忽見室內陳設迥異舊觀。几上銀缸一。燈花燦結如珠。臨窗一案。設脂箱粉盞之屬。旁設衣梳鏡架並華好牀。上懸紅羅幃幔。裹其半。一婦擁被低首坐。年可二十餘。以烏紗帕首。病容可掬。見人來。略不顧瞻。衆大駭。卻步良久。始次第如烟而滅。有後來者。猶及見金漆箱籠云。其女不敢居。卽夕移他室去。後聞署中老吏云。前數任有新婦以產難歿於此室云。

受鬼批頰成掌形

靈石何大令楷亭之母夫人。十九而寡。茹素終身。撫孤成立。年七十餘而終。一女嫁趙氏。生一子名鼎五。又生一女。以產難卒。其父續娶某氏爲繼室。性悍妒。虐視前室子女。日夕咒詛之。鼎五抑鬱成癥症。兄妹恆於無人時相對泣。某又誣以兄妹通姦。告其父。父疑之而未發也。一日鼎五腹痛甚。其妹竊出爲撫摩。

某知之。謂其父曰。請自牖往觀。若子女作何事。時日已昏。父果見兄妹在床。卽隔窗厲聲叱之。鼎五大驚奔出。父騰一足踢之。而蹶。方欲起。忽見一青衣卒。遽以鎖繫之。鼎五曰。我父責我。未經官府。那便鎖我。卒笑曰。若母告若忤逆。何言父耶。卽牽之而出。出門見市上相識者。大呼求救。均若罔聞。俄而市盡。見一圓門。旣出則白草黃沙。風日悽慘。非復人間景象矣。約二里許。至一署。殊狹隘。不壯觀。一官據案坐。青袍角帶。冠髮漆冠。狀如覆盆。見鼎五卽拍案怒曰。不孝子。汝母控汝忤逆者屢矣。不一嚴懲。曷以警世。卽喝令批頰。鼎五冤憤填膺。方欲辨訴。旋見案傍立一中年婦。泣爲緩頰。官搖手弗許。喝打益厲。卽有一役捉其髮。一役以掌批其右頰。甫一掌。卽痛徹肺腑。二齒隨墮。血流滿口。正危急間。忽徧地光明。目爲之眩。二役已不知何往。官亦離案扶服。仰視距地丈許。有彩雲一朵。一白髮老婦立其上。厲聲喝曰。何物糊塗老魅。受賄徧聽。擅責無辜。爾不過以三十千買一官。直如此作威福耶。不速送兒歸。且褫爾魄。隨謂鼎五曰。兒

大可憐。吾爾外祖母。甯憶之乎。語畢泣。鼎五亦泣。卽曰。願隨姥姥去。不願回家也。母曰。兒父已大悔。後母亦改過。可卽歸毋慮。已而命鼎五仰臥。以手指其胸。俄覺涼沁心膈。抑鬱頓開。母曰。兒病愈矣。可速歸。旋見彩雲冉冉騰空去。官猶伏地如鼠。良久始起。卽呼二役送鼎五歸。甫過圓門。二役卽不見。乃孑孑獨行。時已二鼓。聞更夫擊鑼聲。心震動弗甯。俄鑼聲已近。鏗然一聲。自覺體爲之裂。魂魄飛越。散爲數處。有上至屋脊。下至溝渠者。及鑼聲漸遠。始蠕蠕復合爲一。逡巡至家。見其父抱之而泣。方欲呼父。不覺已與己體翁合而甦。隨嘔出血水。升許。二齒墜焉。某自是果改行。鼎五宿疾亦瘳。而右頰墳起。潰爛成創。久之始愈。愈後創痕儼成一掌。五指之形具焉。鼎五後以道員需次直隸。見其頰痕。盡以爲異而問之。鼎五具道之如此。惟不知中年婦何人。或是其生母乎。

芻靈自走

余家傭婦李氏之甥女名田田者。言其十三歲時。其祖母死。停柩於堂。旁設芻

靈童男女各一。一日薄暮。家人方於東室晚飯。田田抱其弟在西室。正嬉戲間。兒忽大啼不已。以手指門曰。怕怕。田田視之。見一少女。褰簾探半身向內。視眉目姣好。含睇欲笑。方訝家中無此人。忽聞東室人出。駭曰。童女何移。此耶。女驟仆於地。視之。芻靈也。蓋去柩已丈餘矣。焚之亦無他異。或曰。偶人不能行。或其祖母之靈附之歟。

回煞現形

紹興許梅屋梅舫兄弟並遊幕大梁。而買宅於汝州。分兩院以居。妻孥仍合爨焉。兄妾年四十餘。遘厲疾。猝斃。汝俗有回煞之說。屆時家人皆避於弟西院。比日。眈眈皆渴思飲。而茶竈在東院。莫敢往。一嫗毅然曰。天日未昏。那便畏鬼。一傅婢曰。吾伴汝。二人遂行。甫至庖次。突見甕上篋蓋騰起。旋舞空中。几上刀砧亦顛動不休。二人大駭。狂奔而返。家人怪之。乃具述所見。方共驚異。忽門簾自啓。旋見逝者當門立。衣飾如平生。但身較短小。才三尺餘耳。面容愁慘。兩目瞪視。

家人不少瞬。衆駭極不能聲。久之聞人聲自外來。始就澌滅。蓋時已過矣。室中見者凡七人。相與怪詫。未幾許氏兄弟相繼病亡。夫回煞之說。初不見於經傳。而說部所載者多有。紀文達且親見之。著於筆記。若許氏所見。蓋衰徵之先見乎。

古桑爲大犬

李君蔭南爲國子監助教時。夜臥南齋。忽聞庭中有聲如便旋者。良久不已。竊從牖間窺之。正見一物如犬。而其大幾滿一院。黃毛徧體。目光如炬。方踞地而溺。李訝甚。忽見其物昂首視門。作欲入狀。愈駭。急解佩刀自防。旋見其一躍登牆。驟縮如猫。遂不復見。南齋院素宏闊。有老桑一株。數百年物也。物或其神。如秦本紀文梓化牛故事乎。

孫文恪奇夢

(附祁文端夢)

任城孫氏自寄圃相國後。仍世貴顯。文恪公官編脩時。丁文定公憂。讀禮家居。

適僧邸勤捻匪過此。餉絀欲捐富戶。有忌孫氏者。爲蜚語云。濟寧孫。二窖銀。兩窖金。又曰。若問子系氏。金銀在窖裏。上下一丈深。周圍四十里。王聞之。命文恪捐十萬金。文恪不可。語涉激憤。王怒。召鐵匠鑄枷。擬枷之以示衆。河道州牧爲頓首謝。久之。始謫戍濟南云。文恪幼時。嘗夢自所居汪莊步出。踰一高嶺。嶺下一湖。水木明瑟。蘭芷被厓。紅闌板橋。曲折達湖心。一亭峙焉。亭中一僧。相與款洽。循橋達彼岸。白石甬路。兩旁皆翠柏蒼松。不見曦景。里許。抵一石坊。上刻瑤島清芬四字。又里許。至一蘭若。山門扁焉。自西角門入。門右小室一間。入之。篝燈挂壁。一柝一鈴。床上破被一條。破衲數襲而已。至此始悟前身。乃此寺支更僧。自悔不應履五濁世。懊悔欲還。卽叩丈室。跪伸己意。一肥僧面壁臥。殊若不聞。乃膜拜而去。自覺去家已遠。山路難行。心知寺後有間道可達。遂至寺後。彌望荆棘中。有曲徑蜿蜒。甫行數武。突有一偉丈夫。黑面虬髯。持刀喝曰。汝來乎。一驚而醒。如此十餘年。月必二三夢。夢境已熟。知黑面人在彼。不敢由寺後行。

乃甫一動念。而其人已至。心頗苦之。自戍濟南後。乃不復夢。文恪善奕。自云得亭中僧指授爲多云。先大夫督閩時。文恪方爲學使。有記夢詩索和。自序甚詳。此其略云。此夢殆不可解。或謂僧邸卽偉丈夫。殆不然也。

又祁文端公嘗夢至一古寺。大殿上一臥佛。長二丈許。寺後一園。亭臺精麗。花木甚繁。西偏精室數楹。一紫衣少年讀書其中。插架皆琅函祕笈。多不知名。少年見文端至。執手殷勤。并手淪香茗以進。或共語。或聯吟。意甚款洽。久之始醒。自謂秀才至宰相。亦間數日必一夢。自覺龍鍾。而紫衣少年亦鬢鬢有鬚且白矣。公亦有詩記之。載幔犇亭集中。

女鬼讀杜詩

揚州一宅。樓臺花石甲一郡。傳有妖異。無敢居者。鹺賈黃姓以賤值購得之。以多頹敗。重加丹雘。延其塾師某爲之監工。日暮工匠散去。某獨宿其中。時近中秋。月明如水。假山桂始作花。香氣馥郁。某興發欲製一詩。脫稿吟哦。甚自得也。

忽見廊下立一婦人。年可二十許。高髻古妝。迥異時世。某知是妖魅。初不甚懼。婦人仰首看月。若有所思。俄聞吟詩聲。便姍姍而來。直入其室。某始懼。蒙被而臥。從被隙竊窺之。婦入室。目某微哂。卽就坐。取某詩稿略觀。卽擲去。隨抽案上杜詩。曼聲哦之。音節窈渺。聞之動心。已而徘徊四顧。又目某微哂。仍出至廊下而沒。某告人云。婦貌甚妖冶。而面白無血色。讀杜詩時。口喃喃似有來此接會一語。某疑其爲訂後會約也。後竟不復來。時張亨父孝廉寓揚州。聞之。笑曰。來此接會。不辭必賴此解穢四字。而某誤聽也。聞者傳以爲笑。按此婦不知是鬼是狐。可謂隱秀。然塾師能讀杜詩。已自不凡。乃猶爲所擲。揜抑亦苛矣。

四川東鄉案

四川東鄉縣令某。虐遇其民。激變聚衆。某懼。上飛報。提督李有恆奉護督某相。機勦辦之。札殺戮甚衆。言官以聞。欽差大臣查辦其事。李以奉護督札命。勤恃無恐。護督患之。有田穎字子實者。能吏也。與李爲刎頸交。謁護督。獻易札之計。

護督大喜。許事成以瀘州優缺爲酬。田恐事泄。不敢令書吏知之。秘商之幕客許筱庭。使作僞札。而啗以千金。許笑曰。但以勦字易撫字。足制其命。田亦笑曰。君可謂一字千金矣。遂定祕計。作僞札。田懷之謁李。曰。欽差將至。兄須遞親供。已備未。李曰。我輩武夫。知奉命行事耳。有護督勦辦札在。夫何患。田曰。札何語。可得觀乎。李方啟篋取札出。而首府某適來。田謂李曰。兄但會客。我輩至交。勿拘也。李出見客。田卽藏札於懷。而以僞札置几上。招李僕指札言曰。此札關係甚大。可仍置篋中善藏之。余方有公事。不及候而主翁矣。言畢。匆匆去。李送客後。知田已去。問札。僕以已置篋中對。李武人。且與田交善。初不虞其賣己。不知首府之來。亦田許之祕計也。及欽差至。提李審訊。李以奉札勦辦爲詞。隨出札呈驗。欽差閱札。曰。札命撫。爾勦何也。李曰。札固命勦。不云撫也。欽差擲札示李。則相機撫辦四字。李目眙舌橋。知受給。曰。自知愚蠢。人以我頭顱博富貴而不悟。死矣。復何言。李竟誅死。許自李誅後。常恍惚見李索命。以是成心疾。辭館而

歸。一日抵暮。行至一處。逆旅皆滿。惟一店上房。雖已爲人先定。然尙餘小樓一間。不得已而居之。約至二更。聞人聲嘈雜。上房客來矣。問之。正李之樞。其家屬持喪歸。恰宿於此也。許大驚。欲避無所。欲行而棧道危險。無敢夜行者。乃焚香自懺。更市酒肉。使僕爲主人。延李舊部七八人坐樓下。爲守夜計。俾通宵暢飲。期達旦而行。許臥樓上。吸阿芙蓉。心悸不成寐。聞樓下歡呼聲。意頗慰。約至三鼓。人聲寂然。間有鼾聲。方欲呼僕。忽聞樓梯閣閣有步履聲。詫問誰何。不答。已而燈光慘綠。縮小如豆。突見一無首人。血流被頸。蟒袍補褂。昂然而上。張兩手作攫拿勢。許大驚號救。苦無應者。而其人尋聲追逐。益急。大懼。不敢出聲。趨避良久。如小兒之捉迷藏者。旣而倦憊不支。自分死矣。忽見樓外古槐一株。老幹直接窗外。遂踰窗上樹以避。幸屍無目。不見許。許恐驚墜。乃自縛於樹。無首人旋亦下樓去。方自慶幸。俄聞梯聲又作。較前益厲。視之。則無頭人以手提頭而來。兩眼炯炯。閃爍有芒。繞樓覓許。如執燭尋物狀。頸中醜醜有聲。許駭欲死。俄

已竟至窗下。舉頭一照。覺目光寒碧。正射己身。許立暈絕。天曉。僕上樓覓之。不得。大駭。呼逆旅主人共覓之。始獲於樹上。已死矣。治之良久。始甦。詰僕何以不飲而睡。僕曰。方共酣飲。忽覺冷風一陣。襲人毛髮。便昏迷睡去。直至天明始醒。云。問之共飲者亦然。許歸家後。心疾愈甚。未幾竟死。田穎署瀘州後。一日。方晚飯。忽擲箸而起。如與人撐拒狀。曰。我去我去。勿擊我。至夜。長號不止。面如裂帛而死。其妾有殊色。在成都爲娼。名花見羞。知者謂是負友之報也。

官文恭爲直隸城隍神

朱方伯旬宣。以直隸州需次保定時。奉諱家居。夢一差官。手執虎頭牌。向之對照。朱視之。上書其名。卽不覺隨之出門。差官上馬。令朱執馬尾以從。馬馳如風。朱手不能釋。竭蹶從之。奔波甚苦。俄至一署。氣象森嚴。堂上一官。似本朝服飾。朱俯伏不敢仰視。官操北語。拍案罵曰。我從前看汝。還有出息。不料荒唐至此。詐賊拋骨。爾心忍乎。朱力辨無此事。官命左右傳原告質證其罪。卽見一白鬚。

叟率數十人跪堂下。官謂叟曰。詐汝賊者。是此人乎。叟目朱云。非是。官曰。汝濬永定河。豈有他人合辦乎。朱曰。某承濬南段。其北段則候補同知黃某所管也。官曰。誤矣。卽取朱筆標黃名於牌。付差官持去。朱始敢仰視。蓋前任總督文恭公官文也。隨霽顏謂朱曰。我看汝做官不錯。不至如此。果不是汝。黃同知如此大膽。當重懲之。以警官邪。朱唯唯。旋見差官摔黃於堂下。叟及數十人見之。切齒。云是他。是他。官厲聲責之。語多不悉記。黃戰慄自投。卽命釘起來。旋見武士將黃手足四布。釘于堂壁。黃呼痛大號。如豕就縛。朱視之股慄。官謂朱曰。誤累爾來。良苦。然教汝親見。傳語同寅。知所警懼也。好回去好好做官。還要陞官的。命差官送朱大人歸。朱拜謝。出門上馬。甫行數武。馬失蹄。一跌而寤。大異之。晨起探黃某。其僕云。其主人夜半呼手足痛。燭之。各起大疔。號呼達旦。刻已昏迷。醫不能治。恐不起矣。朱愈恐。黃竟死。後知黃承濬北段時。有某姓墓地。距工次不遠。黃瞰其富。索賄千緡。可勿壞。否則必抉之。某納五百緡。黃不滿意。竟抉墓。

而拋骨于河。某姓訟之。不得直。不料爲鬼責也。朱後官布政使。每道此以戒僚屬云。

狐女黝理學被投入江

身樊氏塾師朱雲樵秀才。迂拘勤儉。不役童僕。庶事必躬操之。生平不二色。古君子也。一夜睡醒。帳中熱香噴溢。非麝非蘭。怪之欲起。覺榻側膩有臥人。時殘釭未熄。牽帳視之。乃一少女。貌甚姝麗。與己共枕而臥。香夢正酣。大怪之。疑是奔女。而門扃未啓。知其非人。大懼。蜷伏被底。不敢轉側。但屏息觀之。鷄初鳴。女呵欠而起。懷中出一小鏡。徐步向燈前攏髮掠鬢。良久步至門前。因忽不見。朱羞之。不敢告人。自是夜夜必至。舉動如前。如是六七夜。朱憊不能支。聞前門外有賣符道士。能驅邪祟。乃詭詞求之。得兩符云。一置髮中。一藏枕底。可辟妖魅。卽如法布置。是夜甫交睫。女已在牀。與前無異。雞鳴女起。亦如前。掠鬢已。步至牀前。潛取朱髮中符出。就燈下觀之。微笑。復潛還之。若惟恐朱聞之者。已又取

枕底符出。亦觀畢微笑。還之。遂趨門前。一閃而逝。朱知其無驗。果入夜復來。如是者幾二十日。朱憂懼失眠。日漸羸瘦。舅氏怪朱失其常度。又晨起入館。常聞異香。疑而窮詰之。始赧言所見。舅氏駭曰。此必狐也。吾聞狐不能踰江。先生其南遊乎。時余外祖官江寧府。遂爲買舟。通路以南。一路果無所見。一夜待渡瓜洲。天方盛暑。朱啓窗而眠。夜半睡醒。又覺榻側有人。驚視之。女也。奮起抱之。投於江中。方在抱時。身輕如燕。旣投之水。乃大聲砰然。舟人驚起。以爲必有失足落水者。朱諱言無他。乃已。自是女不復來。舅氏聞之。曰。怪旣通靈。豈有不知趨避之理。當是見朱如木石。迄不爲動。故藉此以遁耳。使少年佻倖者當之。稍通繾綣。不知若何變怪矣。外祖則曰。何物邪魅。敢侮正人。一擲投江。不異五雷擊頂。妖自取死。正天假手以誅之耳。

陝州土穴怪

予戚天津辛蔚如。自大梁如闕鄉省其兄。行至陝州一村。卽古之二嶠也。民皆

穴居。逆旅亦然。有一穴而中有數室者。辛獨臥內室。兩僕及御者宿外室。辛已成寐。僕輩方枕上共語。忽見五人破關而入。貌皆獠惡。袒胸赤足。洶洶直前。三人人大驚。疑是暴客。乃欲呼而口噤。欲起而足輒。但聞五人云。渠在內室。可共擒之。俄入內。捉主人出。一人云。殺之乎。打之乎。一人云。痛打足矣。卽見五人協力攢毆。拳足交下。主人赤體仆地。宛轉哀呼。三人悲憤填膺。苦難轉動。惟有相視焦灼而已。旋見主人徧體鱗傷。奄奄欲斃。五人云足矣。卽復昇入內室而去。去後。三人始能言動。相與怪詫。以爲中人魔術。急入視主人。乃高臥如故。鼾聲如雷。三人驚呼怪事。辛始驚寤。訝問何事。三人乃具道所見。辛則毫無所覺。並噩夢亦無。出視穴門。亦嚴扃如故。竟不知是何怪。作此狡獪。殊可笑也。

涇縣署妖

軍興時。皖南涇縣某令。將夜出巡城。囑其女煮粥以待。令妻早亡。惟一妾一乳媪。挈其幼子。宿于上房之裏室。女煮粥於堂。呼其十五歲弟伴焉。時近三鼓。忽

聞庭前怪風颯起。旋聞有人步履聲。方共疑詫。突見一物塞門而入。高四尺許。猿睛鷹鼻。鉅口翕關。齒巉巉。出唇外。綠毛被體。如箕。女大驚坐地。其弟亦倒於門側。物入。卽於女坐處環之急走。圓轉無停。舌長尺許。伸縮不定。饑涎挂吻。呵喇之聲。響震四壁。內室妾及乳媪聞之大疑。急問誰何。更無應者。乃蒙被而臥。不敢出聲。久之。聞外間傳呼老爺歸矣。卽有兩僕捉燈導令以入。甫至院門。忽見上房一物奔出。目光閃爍。舉體鬚髯。庭中旋起大風。物騰空而起。檐瓦爲墮。令大驚失色。入室見子女一坐一臥。俱無恙。心稍慰。其子見人來。始能出語。及扶其女。則應手而倒。視之皮裹枯骨一堆。衣裳如蛻。血肉無存。蓋已爲怪吸取。盡矣。衆大驚痛。其子乃具道所見。女年十八。明慧過人。性至孝。父奇愛之。不意竟死於妖。令痛甚。竟思女成疾而終。

鬼現形求葬

先大夫督閩時。閱兵至漳州。宿於行館。甫就枕。見一丈夫。朝衣朝冠。逡巡而入。

心訝之。起而問訊。其人遽趨進。長揖曰。大人尙識職道乎。公視其人。面枯瘦。有戚容。似曾相識。俄而憶及曰。君是黃某乎。記道光中。君以部郎放汀漳龍道。貴同鄉。餞于雲貴會館。某作陪客。今一別廿餘年。君猶在此耶。其人曰。大人記性果過人。職道雲南人。當時隻身赴任。家人皆在原籍。及遣人往接。而回匪亂作。音耗不通。某旋病卒於此。柩卽厝此行館之旁。二十餘年。無過問者。今知家已無人。止一族姪。求大人施恩。俾職道歸骨故鄉。誓當結草以報。語畢泣。嗚嗚不已。公聞之大駭。卽謂之曰。謹諾。不敢忘。請速去。勿以爲念。其人叩謝而去。公亦叱咤而醒。恍惚如夢。竟披衣坐窗下。不在榻上矣。時約四鼓。卽呼僕輩盡起。天明傳府縣問之。均不知有黃某其人者。惟館人云。館外西垣下厝一棺。傳是前任道台黃姓云。命人視棺前和。題字良是。乃以酒脯祭之。助三百金爲倡。並爲醵金於司道各官。得三千金。屬其同鄉官於閩者。爲經紀其喪。俾旋里安葬云。予嘗謂死便埋我。何必故鄉。此鬼無乃不達。然歷觀傳記。鬼之求葬。如朱序所

謂久客思鄉里者。不一而足。豈首邱之義。古人所重。鬼於生前習聞之。故歿而深信之歟。

鈕荔生再生

予戚鈕荔生茂才。病中見一老僧立戶外。卽謂其妻曰。吾師來。吾不起矣。居數日。又曰。師已入室。速爲我備後事。自是病果日劇。一日。又曰。師在牀頭。候師兄至。卽同去。速爲我作殮衣。遲恐不及。奈何。至夜二鼓。又見一僧。黑面鬘髮。荷擔直入。與老僧問訊已。卽向之吹氣。時鈕覺寒顫不已。氣咻咻欲脫。急呼其妻曰。師兄已至。速著我衣。勿滯我行。妻泣如所命。衣甫竟而氣絕。予聞訃卽夜往哭。明日日嚮辰。則已復生。異而訊之。鈕曰。予不知其死也。正寒顫時。老僧以手扶予下牀。便覺病已霍然。如釋重負。卽隨之去。門外皆黃沙白草。不見一人。老僧前行。兩袖飄起。如御風。然黑面僧荷擔隨之。行亦迅疾。予苦竭蹶。望塵不及。老僧謂黑面僧曰。盍爲易履。僧卽解擔出草履。爲我易之。著已。卽覺步履如飛。隨

之前進。俄見一山高聳。石級岩嶢。僧登。予亦隨登。至極頂。見大海當前。島嶼環峙。卽問師曰。此何處。老僧笑曰。汝忘之乎。此廈門也。俄至一寺。師啓關曰。汝我弟子。去此四十四年矣。可速入。予方欲舉足。忽聞有人哭聲。悽慘欲絕。細聽之。則予妻哭予聲也。予淒動心脾。不能動履。乃佇立側耳聽之。師曰。汝豈有所聞乎。予卽以所聞告。師曰。果如是。汝尙不應來。可速歸。予方躊躇。黑面僧遽以掌擊予墮大海中。乃大驚而寤。詢之家人。始知予死一晝夜矣。自覺宿疾盡瘳。但疲倦不能起耳。鈕時尙不知閩有廈門。問予乃知之。自此又十年而死。鈕死時。予在京師。不知此老僧又來否。鈕性僻好潔。貌枯瘦如瞿曇。或真所謂再來人乎。

鬼迷車入河

予王氏姑。自臨穎歸甯於大梁。計程是日黃昏可抵許州。乃久行不到。日已西沉。方共愁慮。遙見有紗籠燈二。搖搖來迎。已復折而前導。謂是前驅來迎者。隨

之以行。良久。忽見紗燈又增其二。光閃閃不定。俄聞有人大呼曰。車已下河。行沒頂矣。尙不止耶。衆聞呼聲。始如夢醒。驚視聯車七。其前三車已入河中。水將沒轅。衆共挽之。久之始出。而籠燈亦渺。其二化爲四。蓋水中影也。問之土人。已逾許十五里有奇。乃覓人導之以返。奇在同行十餘人。無一悟其謬者。並入水而不知。鬼之善弄人如此。可畏哉。

魘鬼

又予姑歸臨穎時。其弟子颺生來迓。而予偕東民弟送之。朱仙鎮一店新開。喜其潔宿焉。弟宿內室。就枕已鼾。予與颺生聯牀臥於外室。方枕上共語。忽聞東民夢中大呼。而不能出聲。颺生曰。東民夢魘矣。隨與予大聲呼之。俄聞弟嗽聲。知已醒矣。予謂颺生曰。聞有魘狐。善令人魘。然乎。語未畢。忽見颺生張目視我。亦大呼而不能出聲。予大驚。急大呼而撼之。颺生始覺。隨披衣起呼曰。此店有鬼。可速去。予訝問其故。颺生曰。方聞東民嗽時。忽見一紅衣小兒。自內室出。高

約尺許。面目韶秀。逡巡而前。急欲告君。而口噤不能語。君語予固聞之。晰也。旋見其向君而立。不料其轉身卽躍上予胸。重如石壓。涼氣逼人。予卽大呼君救我。而不能出聲。及君引手撼我。小兒始下牀跳躍出門去。予訝其奇。及問之東民。則與平時夢魘無異。了無所見也。予姑宿上房。亦無所見。惟覺滿室陰森。篝火無焰而已。知非善地。未曉卽行。後再過其地。店已歇業。以屢見怪異。過客皆舉以爲戒。莫敢宿云。

趙果齋說鬼三事

新鄉趙果齋秀才。客河北鎮崔季芬總戎幕中。爲人迂謹而膽小。每至上燈時。恐甚。非人伴之。不敢獨居也。予嘗叩其故。趙云。某三次見鬼。皆於此時。故畏之特甚。君輩亦不可不慎也。因爲予言其叔某。養鴨於黃河之黑崗口。而售之於城市。一日薄暮。驅鴨數百以行。某隨其後。約上燈時。行至西門。見城樓矣。鴨忽驚走四散。叔疑其有異。卽率某前視。見一青衣婦人。披髮低首坐道旁。叔叱問

誰何。不語。某俛視其面。血跡模糊。兩目突出。蓋縊鬼也。大驚而倒。叔怒。猛以鞭鞭其背。鬼大叫一聲。化爲黑烟而滅。後來者相距二三里許。皆聞其聲。知爲鬼。嘯云。又幼時讀書於野寺。薄暮散學歸矣。忽憶某物遺忘殿上。遂回寺尋覓。時已上燈。甫入殿門。覺有物披拂面上。如帷幔然。心訝佛幔自在龕間。那得懸此。仰首視之。見一大人。頭頂於梁。炬目大口。俯之微笑。某適在其襟下。乃大懼而出。竟不敢再入此寺讀矣。又在大梁書院肄業時。偶訪友行至保定巷。突見一婦人迎面而來。行甚倉皇。方欲避之。婦閃入左壁。歛然滅跡。亦上燈時也。以此知鬼多於此時出。故畏之甚於深夜耳。後聞之尙惠臣方伯。知其說不盡誣。方伯目能見鬼云。惟正午時無鬼。其餘時往來憧憧。與人無異。迨夜深人靜。鬼亦漸稀。倘有所見。或主夜神及陰差云。

主夜神二則

予戚許西齋司馬。嘗見大鬼於濟南布政司街。高二丈餘。追逐甚急。幸夏日街

上天棚甚多。鬼爲所阻。行不能速。免爲所窘。姚春卿太守居汴時。騎馬夜行。至孟子遊梁祠前。馬驚欲逸。忽見祠前照壁上。坐一大鬼。白面長鬚。紗巾青袍。盤一足。一足履地。烏靴粉底。月下視之。了了。騶卒大驚而返。姚鞭馬竟過。亦無他異。此或魍魎。卽俗所謂夜遊神是也。

鬼冒城隍差役索詐

洪子揚隨其兄惺。遽大令。居汴之小紙坊街。夜飲醉歸。行至吳勝角。忽見前有黑白布兩幅。空中挂下。搖曳不定。心念時已三更。豈染坊懸布。尙未收耶。行距數武。偶一仰視。見二鬼矗立街心。頭大如五石瓿。一面如墨。一青面獠牙。狀尤獍惡。洪大窘。不敢徑過。乃折向大紙坊街而行。二鬼隨踵其後。洪窘急飛馳。而鬼步甚大。勢將追及。幸爲街柵所阻。鬼俯過甚艱。洪急入夷山書院。時監院劉某已睡。洪直入其齋。便坐臥榻上。目瞪神呆。劉僕訝之。呼劉出視。劉甫至榻前。洪躍起大呼曰。我等保護洪大人來此。良不易。請賞酒錢。我等去矣。劉知洪爲

鬼迷。卽問以汝等何人。保護洪大人何故。洪曰。我名王振芳。渠名劉義。現在王爺殿下當班頭。適見洪大人酒醉獨行。恐爲野鬼所擾。故護送至此。不賞錢。我等不走。問王爺爲誰。鬼曰。顯聖王誰不知耶。蓋俗呼城隍爲顯聖王云。劉曰。爾等所需。不過冥楮。此甚易辦。且須稟王爺。令知爾等當差勤奮。當益加犒賞也。卽取紙書而讀之曰。今有鬼役。夜入書房。一名劉義。一王振芳。問所從至。曰顯聖王。夥黝洪某。懾懾在牀。勒索酒貲。勢甚凶強。爲市冥楮。爲奠酒漿。神其鑒之。勿俾猖狂。讀畢欲焚之。洪急搖手曰。勿焚。勿焚。我等去矣。言畢睡去。天明始醒。具述其遇鬼事。問以鬼語。了不自知。但覺到劉齋中。便昏迷不醒云。此則魍魎假冒陰差耳。人間胥役慣詐鄉愚。不料鬼亦如之。劉性鄙吝。善訛詐。汙俗所謂藍袍大王者也。人皆鄙而惡之。此鬼不知。竟思詐其財。可謂糊塗鬼矣。

僵屍噉死人木佛大笑

湖北某弁。赴豫勾當公事。一日薄暮。雲陰四合。山雨欲來。倉皇迷路。道旁有一

廢寺。乃牽馬而入。蓬蒿滿院。闔其無人。東廂已頽。西廂一棺厝焉。視大殿尙完。足蔽風雨。乃縱馬後圃。展襪於佛榻以臥。約至三鼓。雲散天晴。皎皎月出。某方欲趨程。忽聞寺外有馬蹄聲。旋見三人牽馬而入。一頎白叟。一短鬚者。一美少年。皆佩刀袴褶作急裝。短鬚者取馬褥鋪堦上。叟就坐。命少年跪於前。叱曰。我教不得採花。犯者殺無赦。爾淫邪氏婦何也。少年涕泣自投。短鬚者亦爲緩頰。叟不語。遽拔佩刀擲階下。少年卽拾刀自刎其喉。屍倒於地。叟顧之長嘆。命短鬚者以刀毀屍面目。并剝其衣。卽相率牽馬而出。弁知是劇盜。觀之股栗。幸內暗外明。人不見己。急欲跳去。又恐與盜遇。方逡巡間。突聞西廂厝棺。有聲砰然。大驚注視。見一金頂袍褂者。倏然而出。面枯瘠如削。爪兩眼凹陷。流血中有綠睛。閃灼有芒。見屍大笑。聲如老梟。隨齧頭斷。俛吸頸血。汨汨有聲。已而抱頭跳躍。似甚歡者。良久始入西廂。又聞棺聲。知蓋闔矣。某屏息竊觀。魂魄俱喪。乃捲襪牽馬。潛步而出。甫出山門。棺聲又作。知殭屍出矣。急據鞍鞭馬而逸。行已數

里。忽憶佩刀遺在佛殿。倉卒未攜。鞘上有已銜名。倘天明爲人所見。則橫屍在地。將蒙不白之冤。不得已而返。繫馬寺外。仍潛步以入。甫取刀欲行。而殭屍已出。聞人聲。直上大殿。向某猛撲。某大驚。急以刀斫之。中其顛。而刀深入。骨力拔不出。屍猶張手攫拿。勢甚凶猛。某窘甚。急躍上佛案。欲避幔中。乃甫牽幔開。突聞佛象對之呵呵大笑。某立暈而倒。比曉。村人見寺門繫馬。知有遠客誤入。呼衆往視。見堦下一無頭裸屍。一屍在殿上。衣冠宛然。刀嵌於頂。一屍倒案上。撫之猶溫。乃以薑湯灌治。久之始甦。具道所見。土人云。此寺未厝棺時。卽著怪異。無敢居者。不意新厝之屍。亦能爲厲。乃舁屍入棺。擬焚之以絕後患。方見少年頭在棺中。已嚼盡見骨矣。竟不知少年何許人。鳴官緝捕。亦無蹤跡云。

人面蜘蛛

地生白毛。五行志以爲咎徵。予承乏天津電報學堂時。一空室中。徧生白毛。長二寸餘。但搯之易朽。不似獸毛之堅韌耳。時庚子春三月。未幾而有拳匪之變。

此堂竟爲墟矣。又河南考城於光緒二年。生人面豆。黃豆也。以生芽處爲鼻。眉目口耳。悉如墨畫。間有吐舌者。老少不一。並愁苦有淚容。見者以爲不祥。明年歲大禳。豫晉直三省。赤地千里。死者無算。又人面蜘蛛。亦庚子春見於析津者。蛛大如錢。面生於背。五官悉具。同時黃花農觀察。亦見其一於山海關。有詩記之。據其詩序。謂面如嬰兒。予所見者。則面多皺紋。如老人。按人面豆屢見記載。而無人面蜘蛛事。今恰見於匪亂將起之時。蓋亦咎徵也。

狐學桐城派古文

道光中。桐城方某。博學工古文詞。赴禮部試。寓晉陽庵。忽有胡越者。持刺來拜。某以非素識。拒不見。明日復來。又拒之。次日刺甫投。而客隨入。白鬚彪然。儀觀甚偉。見方笑曰。何拒客之深耶。方驚起爲禮。遂與傾談。出入風雅。迥異流俗。方甚敬之。叟曰。僕字超伯。祖居山右。流寓於此。性嗜文藝。於駢儷詩歌。略有所得。惟不識古文塗轍。竊聞國朝古文。派出桐城。而望溪侍郎。實爲鼻祖。足下則侍

郎之嫡嗣也。必有家傳。故欲一聞緒論。當不以唐突見罪也。方卽爲備述。劉姚所傳之義法。旁及陽湖新城粵西之支流。并以手評古文辭類纂贈之。叟大喜。起謝。以所著詩文兩冊請正。鄭重而別。方閱其詩。格調頗高。類明七子。駢體則酷摹汪洪。亦非俗筆。但多道家語。所贈答者。亦多異人。愈奇之。越日。叟又至。詰其里居。叟慨然曰。君磊落士。當不相訝。僕實狐也。爲四庫掌書丞。乾隆中四庫精本。多移貯圓明園。僕爲典守。此職頗閒散。與鄙性爲宜。故樂居之。近百年而不厭。君亦木天中人。行將飽讀中祕書。可羨也。方問己功名。叟笑曰。君且置。古文勤讀。墨卷自爲。時賢刮目。何必問乎。及方入闈。未及解襪。遇友談於別號。及歸。則簾幔已懸。筆硯陳列。詢之號軍云。頃有兩少年來。爲之鋪設。方知爲狐所使也。俄而叟來云。我輩略知文墨者。類供闈差。以爲防衛。僕幸承乏。得與君相見於此。方問題目能先知乎。叟搖首曰。今科監場者。爲合河孫文定。此老倔強。關防甚嚴。誰能窺視耶。方又問己能中否。叟笑曰。名次卽不敢言。請備喜筵可。

矣。言畢而去。是科方果中式。揭曉前一日。叟來寓。面有憂色。云我輩類中。正人少而小人多。自與足下交好。頗有妒忌之者。自知否運將及。君面亦有晦氣。恐兩有不利。僕近奉命。赴盛京文津閣曝書。去須一月。僕去後。無論何事。必須忍耐。以待僕歸。幸勿急躁。致釀禍端。千萬留意。勿忽。叮嚀再四而別。明日日中。旋有少年來謁。方正寫殿試卷。閉關謝客。而少年徑入室。向方一揖曰。僕超伯之族姪也。家叔息女。欲遣侍君子。而報於自媒。特令某爲冰人。君幸勿辭。方正色曰。某與令叔爲道義交。豈能娶其女。且糟糠固在室耳。少年曰。家叔慕君文學。妾媵不辭。君勿固執。當卽夕送至。不費君家一錢也。言畢竟去。方爲友人招飲市肆。薄暮醉歸。見一女郎艷妝坐榻上。向之微笑。方大驚走。告其友。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知叟非合謀害我者。正陽門關廟。素著靈異。控之可也。方然之。卽具呈祝於廟而焚之。友伴之而歸。甫啓門。見楣上懸一狐首。牀上則一狐已剝皮死。血淋漓猶濕。方共駭訝。旋見案上有紅紙諭帖一張。墨跡未乾。乃狐

王所諭。略謂雌雄二狐。合謀害人。雌者剝皮。雄者斬決。老狐不應妄與人交。謫戍黑龍江。方某不應與非類交。罰祿位終身云。方大驚。追悔無及。後數日。見叟縲紲而來。見方泣曰。君不聽僕言。竟至於此。若控他廟。尙須行查。正陽門關廟香火。恰狐王所攝。豈有幸耶。僕罰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君亦罰祿。可速歸。無望殿試矣。嗚咽而去。方自是每見有無首人及赤身女子。隨其後。遂懊喪而歸。掌安慶敬敷書院數年。友人勸之出山。行至黃河岸邊。又見二狐索命。遂臨河而返。竟終身不敢至京師云。此事皖人盛傳之。有能舉狐王官銜及判語者。言者失之。

王建侯見文昌神

王建侯司馬。少時於茆津渡。見一神着烏紗帽。披藍緞袍。玉帶皂靴。長鬚披拂。騎白馬。一青衣奴控之。於水面款段而行。類世所畫文昌神狀。良久而沒。同行七八人盡見之。

冤鬼驅客避禍

良鄉魏致堂戶部云。其鄉某訪其戚於山左。肩襆獨行。至河間一村。天晚欲雨。道旁一土地祠。欲入稍休。適遇一叟。自言周姓。邀之至家。開宇宏闊。不類村農。隨爲設酒食。款接優渥。飯已。導往宿處。達院三重。始至一院。上房五楹。丹雘煥然。導至西頭一室。几案整潔。帷帳甚設。叟命童爲展襆於牀。匆匆竟去。時近二更。某獨處巨室。心不能無少怯。又寒燈無焰。狀甚悽寂。視架上有佩文韻府一部。姑取釋悶。甫閱數行。忽聞東室有人語聲甚謹。某念旣不成寐。曷不覓東室人共談。破此岑寂。卽出至堂屋。向東室聽之。聞語聲自東頭裏室出。遂牽簾觀之。中有箱籠衣桁浴盆械簫之屬。類皆金漆。似新房所設者。心念此似婦人所居。何便留遠客宿耶。方舉步欲返。聞內室語聲又作。如怨如訴。間以啼聲。傾耳聽之。卽又不聞。某大疑。卽大聲問曰。誰在此耶。盍出一談。復寂然無應者。大驚却退。甫至西室。而東室語聲又大作。某念旣留客宿。必非婦人所居。但問之不

語大可異。卽攜燈復向東室行。至外間。猶聞內室。啾啾唧唧。似有兩人共語聲。某又叱問。仍復寂然。乃盛氣褰簾而入。果無一人。但覺室中陰風颯颯。冷氣逼人。至此毛髮爲豎。手搖搖欲墜。燈綠如螢。照見几上粉盞脂箱。陳設華好。果新房也。北壁一榻。帷幔四垂。榻前二男子屨在焉。又念此人甫作語。豈便睡耶。抑適所聞者。其寐語耶。旣至此。必一問之。卽一手持燈。一手揭帳。不料帳啓後。血腥噴鼻。突見榻上。二屍赫然。裸體相抱。頸血模糊。首墜枕畔。某大驚欲倒。燈幾滅。踉蹌走出。悟叟之欲嫁禍也。急入室。卷襪欲逃。而院門已扃。某素精拳勇。遂躍出後垣。恐叟來追。仍向來時之路而去。約行里許。舉體寒顫。不能復支。仍入土地祠稍憩。甫關門臥。旋聞門外人聲嘈雜。急起從門隙窺之。見數十人執炬而前。叟騎馬督之。有人呼曰。或藏此中乎。請入搜之。叟曰。否否。渠日間從西來。必往東去。適未追及。當益窮追。搜此無益也。俄俱東向去。某竟西返。次日越村東去。旣至山左。適其戚已謁告。乃結伴而歸。行至此村。自念與叟無冤。何緣陷

害。且欲知事之究竟。乃向茶肆中探其事。一客曰。上月周叟偶留一遠客宿。夜乃殺其女若壻而逸。今猶告官緝捕。未獲也。肆夥聞而哂之。方欲有言。主人目攝之而止。某笑曰。某非此土著。卽言之。寧有他慮。主人再四躊躇。始爲言顛末。蓋周叟饒有貲。一女絕美。與其義兒好好久矣。周不知也。新贅一壻。伉儷甚篤。甫彌月。夜俱爲人殺死。其義兒恰於前一日辭去。周叟心知其義兒所爲。顧醜之而匿不發喪。適有遠客借宿。遂思嫁禍。以掩其醜。叟計亦毒矣。特冤鬼不欲以無辜代其仇而緩其死。故頻頻警覺之。以促其去也。後聞其義兒又與某婦姦。卒爲本夫所殺云。

王元死後開餅肆

趙果齋秀才又言。其鄉有王元者。死數年矣。其戚某肄業大梁書院。於委巷見一餅肆主人。儼然元也。因目注之。陰念元已物故。此人何神肖乃爾。方疑訝間。主人趨出。要遮入肆。握手道故。情意殷洽。旋取餅食之。唏噓言曰。一別數年。時

切懷想。不意於此相遇。我爲家事煩擾。故遁逃至此。君倘見我家人。慎勿言遇我。否則爲若輩所蹤跡。又將纏攪不休矣。某察其言貌是元無疑。而不敢斥言其死。卽唯唯欲去。主人取錢四千納其袖曰。客中無以爲贈。聊備一餐。幸勿爲笑。某不欲受而不敢固却。卽懷之而出。主人復追送數武。拊其背曰。適所言。幸勿忘。家人輩不足與言也。某大駭。回院與同學言之。共以爲奇。明日探之。則店肆依然。主人已去。店夥曰。主人送客出後。卽喃喃自語云。此處不可復居。清晨攜錢數十千而去。瀕行屬某照料店事。回家省親。一月卽回云。某問以主人何名。從何處來。夥曰。渠名王二。此肆本他人所設。王以前三年某月日至此爲傭。勤儉不妄用一錢。久之積富。而舊主病死子幼。此肆遂爲所有。有人欲爲媒娶。渠謂家在新鄉。有妻有子。然三年來。迄未見其家來一人。亦未寄伊一信也。某憶其來肆之日。卽其死後之三月也。告店夥其主人爲鬼所化。夥固不信。謂其起居與人無異云。某後歸家。卽以其所贈錢。爲設酒脯。祭之於墓。竟不敢告其

家人。此事與新齊諧所記彭楊記異事略相似。趙云。其鄉往往有此。土人謂之爲巫。不知是此字否其音如是凡爲巫者。其墓上必有小孔一。新齊諧云。河南土厚且燥。屍不易化。或出而攫人。爲所攫者。牢不可開。但以棗核七。釘於屍背自開。或卽謂新鄉乎。惜當時未以問趙也。

小鬼捧火盜於頂

老僕徐升言其少時。夜守瓜圃。忽見樹林中。火光炤耀。宿鳥驚飛。旋見一人。赤體僵僕而行。頭上戴一巨盜。兩手奉之。且走且搖。每一搖則火從盜出。炤起丈餘。久之掠隴畔而去。按此與紀文達筆記所載朱梅崖先生所遇事略相似。但彼火光出於叟背與此異。

生魂以炤口爲戲劇

孝義陸吾山太守。言其鄉有鍾夫人者。病劇不食三日矣。一夜睡醒。家人以米飲進。夫人搖首曰。街東王太夫人唱戲請客。我已大飽。并爲汝等攜果餌來。包

太重。攜之頗費力。已置外房几上矣。衆視之。果有包在。卽所常用之巾也。包內有小饅首三個及白米一撮。乃僧家施食物。問之王氏。正爲其亡母延僧放焰口未畢。知其生魂已出。必不起矣。未幾果死。按離魂及鬼以誦經爲戲事。屢見說部。惟魂無形質。豈能攜物。卽使能攜。而魂本虛無。物難變化。又豈能空際自行。更無人見乎。或曰狐能攝物。或狐代爲之與。

鬼救兒

辛蔗田編脩丈。予姊壻芝如大令之父也。光緒癸未。病歿。權厝法源寺中。先殯一日。寺僧夜課畢。見一叟於殿外。赤面白鬚。巨口大目。傴僂而行。怪寺中無此人。瞰之。入於西院。遍窺各室。歛至向南一室。推戶入。遂不見。寺僧訝之。明日柩卽厝於此室。僧視其畫像。與所見無異。方悟其魂先來胥宇也。芝如伴宿於內室。其兄照料家事。來去無恆。一夜三鼓。芝如甫就枕。忽見父倉皇來曰。起起。汝兄自剄。速往救援。一驚而醒。旋聞寺門有人捶擊聲甚厲。呼衆起。共聞之。隔門

問爲誰。不答。啓門覓之。了無一人。方詫駭欲還。忽聞數十步外。草間有呻吟聲。燭之。則其兄也。手持小刀。頸血淋漓。昇歸救之。得不死。自云在前門買小刀。頃過菜市口。見兩人謂曰。爾有小刀。曷不插頸上。予卽迷惘。不知何時自剄。但覺痛極而倒耳。其自剄處去寺門尙十餘丈。斷無叩門之理。蓋亦其父之靈也。

凶宅

京師有四大凶宅。粉房琉璃街一宅。已見紀文達筆記。余所聞則宣武門外街西靈石會館。亦凶宅之一也。先未爲館時。一部郎居之。有二傭婦宿於一室。一老一幼。老者就枕卽眠。幼者膽怯未寐。約至三鼓。忽覺土匠席下。有人指甲抓攫聲。正當其脇下。懼甚。推老者醒。共聽之。確。卽揭席視之。聲出磚下。乃共抉磚起。正見一手。五指向上。作抓攫勢。手枯而黑。似久死者。二婦大驚。急掩之。明晨俱託故去。以屢見怪異。無人敢居。乃售爲會館云。

冤鬼索命城隍隔省提人對質

河南捻匪亂時，往往各莊聯合，互相保衛，謂之聯莊會。推里豪爲之首，舉人李瞻者，正直有膽略。魯山聯莊會之首也。同治五年，陳慶雲軍門國瑞輜重隊，經其莊過，莊民誤以爲匪，劫之，殺二人，掠其輜重。軍門聞之，大怒，檄縣謂聯莊會叛。李瞻爲首，不殺李瞻，卽坐令以通寇罪。時桐城方順卿令此縣，得檄大恐。李瞻旋亦自知其誤，殺二人以償，而還其輜重於縣，以爲可無罪矣。方畏陳勢，卒誘瞻飲酒，卽席前斬之。莊民不服，幾激大變。先大夫劾罷方官，事始定。後數年，左文襄勦回西域，方爲開復計，謀後路轉運差，駐於西安，與豫軍轉運委員陸吾山太守比鄰居。一日正午，方騎馬自城隍廟前過，忽見廟門懸牌，上有己名，訝而觀之，略謂李瞻控之於魯山，其城隍來文提往對質云云。方大駭，問僕則無所覩，急訪陸，告以所見，浼其代爲作疏辨之。陸先在先大夫幕中，固知其事，笑曰：君以疑慮，妄生幻境，神明不可瀆也。方固強之，乃卽其意，戲爲稟函付之。方具衣冠焚于廟，晨起往覘，又有牌示云：據稟已悉，此案原委，非本司所知。旣

據魯山來文關提。自應押往對質。該革員到案。曲直不難立明。勿庸多瀆。姑準與限三日。料理家事可也。方愈懼。謂陸曰。生人對質。果無罪。尙可釋還。今自陝赴魯。縱得直。屍已朽矣。請再爲我辨之。陸固不信。笑謝之。方卽自爲疏焚之。不復答矣。方歸。卽囑家人備後事。而方固健壯無疾。家人皆笑其妄。屆期。陸遣人覘其動靜。方故無恙。比日暎。其僕自外購物歸。見一紅纓帽者。直入上房。以爲陸僕也。追而呼之。入室不見。而方方據案作遺囑。其妾嬲之不使書。方見僕入。卽投筆曰。如何。差役來矣。妾笑曰。此吾家某僕。何差役也。方指曰。某後戴纓帽者非耶。卽向指處曰。請少待。竟此卽行。僕妾怪之。方捉筆疾書。書已。入函索糊粘之。遽上牀仰臥。視之。目已瞑矣。陸吾山說。

乳爲青頭娘子

陸吾山說。其友某善咒乳巖。患左則某自摩其右。患右則自摩其左。不解衣視。病者自愈。其戚鍾夫人。卽前所記離魂者也。曾患此疾。延某治之。相見一揖後。

對立隔數尺。某卽納手於懷。自摩其乳。口喃喃有詞。夫人失笑。某旣出。謂其夫曰。計此時疾當已。請入問尊夫人。適何所覺而笑。某卽入問之。夫人笑曰。方某納手時。我覺一手甚涼。來摩我乳。痒不可耐。不覺失笑。先腫痛熱甚。頃習習而涼。痛亦止矣。其夫出述之。以爲神。吾山問其所誦咒云何。欲學之。某笑曰。咒語無奇。君若笑其鄙俚。必無驗。卽誦咒曰。青頭娘子有難。教我摸摸就散。陸大笑而斥其妄。某正色曰。某初學時。亦笑其鄙俚。後見吾師持之神驗。始精心持誦。每年除夕必虔誦千遍。自此爲人咒治。其效如神云。陸亦學之。爲人施治。時驗時否。蓋不能如某之誠也。按世所傳咒術。如紀文達所記放生咒之類。詞多鄙俚。往往奇驗。其受持者。亦多椎魯不學之人。以其心專壹不疑故也。大約符錄勅勒之術。多藉人精氣以靈。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也。古德繙經。不繙咒亦以其詞易解。恐人生不信心云。

缺唇鬼索酒

杭州舊有閩浙總督行台一所。兵燹後。從無居者。同治癸酉。先大夫赴閩時。先太夫人率家人避暑於此。頗見怪異。廳事所設桌椅。每夜必移其處。或有疊爲臺者。草間破蕉扇。自搖而行。家人習見之。不爲異。一婢睡矣。覺有人推之而醒。驚視。乃一矮人。兔唇露齒。赤體立於牀前。問以藏酒所在。先大夫嗜飲。在汴時。有酒三十甕。盡攜以來。貯於西廂中。不知此怪何以知之。婢隔窗指示之。矮人竟赴西廂。至戶而滅。婢悄呼老嫗起共覘之。約至四鼓。見其踰牆而出。有醉態。明日。視酒甕。泥封如故。自此夜夜必來。更夫屢遇之。往往衝人而過。觸之若無物者。一夜。僕輩方聚飲。共見此物。倚門而立。對衆嘔吐。狼藉滿地。穢不可聞。僕輩卽覺喉中習習作痒。良久怪去。視所吐處。並無穢跡。但有餘臭耳。自是僕輩多患咯血。有死者。廳事前有一井。飲之多病。浚之得白骨石餘。蓋破城時。此宅死者多矣。予家居此三月。僕輩死者凡七人。可謂凶宅矣。

黃學士見鬼

黃漱蘭先生寓京師槐市斜街時。仲弢學士尙幼。一夜三鼓。先生出飲未歸。學士與其母夫人方晚飯罷。忽見一婦。藍帔青裙。自廊下緩步而來。行至堂屋。取几上酒壺搖之。學士訝非素識。欲問爲誰。而噤不能聲。婦旋入室。立其母夫人傍。瞪視學士。目睛閃閃可畏。面色枯黃若屍。學士大懼。伏母懷不敢動。母亦瞪視其人。若欲呼而口噤者。相視良久。聞啓外戶聲。婦展兩袖。旋舞若輪。愈轉愈高。直上頂樞。化爲黑烟而沒。先生旋入。母子始能語。相與怪詫。明日視樞紙。如油汙。月餘始滅跡。不知是何怪也。

大老妖

光緒甲午夏六月。都門陶然亭北葦塘中。有聲如牛。入夜尤甚。南橫街一帶居民盡聞之。坊官撤水拔蘆覓之。了無所覩。事達宮禁。遣九門提督福中堂銀祭以酒脯。半月乃已。時中東戰事方亟。人心惶懼。後竟無他。時人謂之大老妖云。

鬼球

京師某宅久廢。無人居。裕朗西京卿。庚自德使歸。借寓其中。一日清晨。董軍門福祥來拜。京卿猶未起。乃坐廳事待之。忽見男女數人。麻衣衰經。若重喪者。自內而出。董訝之。疑有喪事。急呼裕僕問有何事。僕固言無。董乃告以所見。僕云。此宅時見怪異。主人久居外洋。斥爲迷信。故不敢言耳。董大驚。急請裕出。勸以移居。是夜。家人方收檢什物。突有滿妝婦女十餘人。自外入。向其夫人曰。聞將喬遷。特備菓盒來。乞賜笑納。卽有數人抬一黑球。大如五石瓠。共拉夫人強之食。夫人大號。衆驚救。始闕然滅跡。乃卽夕移去。夫人病半月始愈。

屍哭

業師魯先生子某。與其友同車入市。友在車外。行次覺其兩足直伸。幾無坐處。視之已斃。時方六月。卽日入殮。七日殯於某寺。內眷在喪次。忽聞隱隱有哭聲。察之。聲出於棺。怪之。俄而聲漸大。其聲嗚嗚。弔客盡聞之。僧衆誦經。爲之駭散。有謂其死本離奇。必已還魂者。議啓視而不決。先生曰。秦諜復蘇。見於左傳。然

不恆有。且時方盛暑。殮已七日。屍必腐矣。斷難再生。不許啓視。自午至脯。聲始漸息云。

太歲

陸吾山言。翁文端公視學陝西。一日。正坐堂皇。突於暖閣天花板上墜下鮮肉一方。板固無隙。不知從何而墜。呼生童共觀之。俱以爲異。一幕客曰。記某書載有見太歲者。形蓋如此。鞭之則吉。否則反凶。公曰。此說吾亦聞之。但聞太歲遍身有眼。此則無之。且彼多掘自土中。故鞭之禳禍。此則憑空墜下。與我何尤。令瘞於隙地。竟無他變。

